

浮現海面的海洋文學

譯夏曼·藍波安長篇小說《大海浮夢》

文——下村作次郎 中譯——呂美親 攝影——下村作次郎

《大海浮夢》是夏曼的第5本日譯書，就日譯冊數來說，是臺灣原住民作家當中最多人。本書是夏曼首部正規的長篇自傳小說，這與近代文明的一元性及暴力性的價值觀相抗衡的文學，正是夏曼文學的特色，同時也是其一大魅力。

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創作，從誕生至今已超過三十年，這段期間臺灣原住民文學有很蓬勃的發展，《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浦忠成著，上、下，台北：里仁，2009）的出版即是一大明證。日本方面的話，也可見理論書籍，譬如孫大川著、下村作次郎譯的《台湾エスニックマイノリティ文学論 山と海の文学世界》也已付梓。無論是新詩、散文或小說，各類型的文學作品陸續產出，長篇小說的出版也不見中斷。

夏曼·藍波安的文學在日本受到矚目，乃始於《黑色的翅膀》（魚住悅子譯，東京：草風館，2003）一書。高樹のぶ子與已故作家津島佑子在看過這本書之後深受感動，他們分別前往蘭嶼拜訪夏曼·藍波安，展開了作家之間的交誼。我們可從刊載於2007年4月號《新潮》的文章：〈アジアに浸る シヤマン・ラポガン『天使的父親』〉、〈高樹のぶ子《四時五分の天気図》〉，一探夏曼與高樹のぶ子的友誼。另外也可從2016年6月號《すばる（昴）》雜誌裡的一篇追悼散文〈なつかしい東京のお姉さん〉窺見夏曼與津

島佑子的友情。這些文章的譯者皆為魚住悅子，前者後來收錄在高樹のぶ子編的《天国の風 アジア短篇ベスト・セレクション》（東京：新潮社，2011），後者則收錄於《津島佑子—土地の記憶、いのちの海》（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17）。

而後，夏曼的〈漁夫的誕生〉、〈海人〉、〈冷海情深〉、〈安洛米恩的視界〉、〈浪子達卡安〉、〈老海人洛馬比克〉、〈天空的眼睛〉等作品被譯成日文，也都由草風館出版。

《大海浮夢》是夏曼的第5本日譯書，就日譯冊數來說，是臺灣原住民作家當中最多人。而被譯為日文的臺灣原住民文學作品中，最長篇的是卑南族作家巴代的《タマラカウ物語（大巴六九故事）》（分上下兩卷：〈上〉《笛鸛》、〈下〉《馬鐵路》），由魚住悅子翻譯（草風館，2012），譯文字數超過63萬字。《大巴六九故事》可謂臺灣原住民文學的長篇歷史小說之重要里程碑，而次之即是夏曼的《大海浮夢》，為約46萬字的大部頭之作。

本書是作者首部正規的長篇自傳小說，此傳記文學全篇由四章構成。第一章敘述國中畢業前待在蘭嶼的少年時代，以及不顧父親和親戚們的反對，離開蘭嶼到臺灣本島就讀「漢人學校」臺東高中的故事。第二章描寫他在同母異父的兄長與父母接連過世的傷感之中，前往南太平洋的庫克國拉洛東咖島與斐濟等地旅行的所見所感。第

三章則是與日本海洋冒險家山本良行先生一起搭乘印尼仿古船，到印尼摩鹿加海峽實踐航海夢想的記事。第四章記述了他拒絕保送國立師範大學，在一番苦學之後考取私立大學的往事；此外也描寫了大學畢業、長子出生後回到蘭嶼，為了建造拼板舟而入山伐木、出海捕魚，逐漸找回傳統達悟族生活的故事。

貫穿本書的主題，很清楚地揭示於書的一開頭：

命運的旅行似乎在我小四，約是十歲，在黑夜來臨的時候，我的夢想就開始旅行了。在夢境裡的黑夜，希望夢想成真裡的影像，也似乎只對南太平洋、大洋洲的許多小島，情有獨鍾。

誠如這段話所說的，雖然有許多有形或無形的困難，婚後也被孩子的母親——也就是他的太太笑稱是「爛夢想」，但他並未放棄小學四年級時萌發的夢想，而努力地將它實現。本書原書名題為「大海浮夢」，這四個字呈現的即是，少年時



印尼仿古船

期的夢想就在他追求作為達悟族人的傳統生活當中，浮出海面的意象。

本書是由四章構成的長篇小說，第四章描寫的是「失落的十六年」與「尋覓島嶼符碼的十八年」，前者是指作者從蘭嶼初中畢業後前往臺東的1973年，到回到蘭嶼的1989年；後者則是指1989年歸島至今（2007年）。如果沒有這第四章，《大海浮夢》就不可能完成。

所謂「失落的十六年」，包括了在臺東三年的高中生活，以及拒絕保送師範大學（結果激怒神父），而前往臺灣半工半讀、準備大學聯考的1976年到1980年。這四年間，作者曾做過工廠作業員、砂石車司機助手、工地的臨時工等，還一邊到補習班準備大學聯考；這些時日，他得忍受著「山胞」、「蕃仔」等污名與歧視性的稱呼，憑著一己之力，最後終於考取淡江大學法文系。1986年大學畢業後，由於長男出生，以及父母強烈的要求之下，他結束了在臺灣的放浪之旅，於1989年回到蘭嶼，這前後共歷經了16年。再回到島上，作者已經32歲了。

而後的18年，他除了攻讀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有時也前往南太平洋或摩鹿加海峽進行航海之旅，繼續追逐少年時期的夢想，一路



在庫克國拉洛東咖島

「尋覓島嶼符碼」。現在甚至還入山伐木，搬運木頭到船屋裡造船，並且在海濱進行儀式，夜裡搭乘拼板舟捕魚，向海神獻歌。但另一方面，近代化的浪潮也急速地撲向蘭嶼，拼板舟漁獵連年荒廢；1976年時，大大小小的拼板舟算起來還有百艘之多，到了1989年則剩30艘，時至2006年，以拼板舟出海捕魚的則僅剩6人。反之，1989年僅有一艘的機動船已增至18艘，而環繞四周的則是越來越多的觀光客。而今，以拼板舟從事漁獵的人，只有作者、他74歲的堂姊夫、兩位大作者2歲及一位大作者5歲的村民，共計5人。作者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以一位現代知識分子之姿，實踐了他「活在大海的夢想」。

最後，來說說關於夏曼·藍波安的文學。

第四章的小標「島嶼符碼」，其指涉究竟為何？從小聽外公、父親、父親的兄弟、小叔公的故事或歌謠長大，小學四年級時，他莫名地懷抱著「只對南太平洋、大洋洲的許多小島，情有獨鍾」的想法。後來，從臺灣來島上參加救國團活動的大學生告訴他：「只要好好念書就能流浪到你想去的地方」。於是，為了實現夢想，他向反對讀「漢人書」的父親撒了謊，離開了蘭嶼。最早是說在臺東讀三年高中就會回來，畢業後又以獲保送師範大學資格為藉口，說要去念師範大學，四年後當上老師就會回到蘭嶼，就這樣把一無所知的父母蒙在鼓裡。他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一路打拚奮鬥，終於考上所志向的大學。在蘭嶼過著宛如「舊石器時代晚期」生活的父母，對文明的現代生活全然不懂，所以作者必須靠自己的力量賺取學費和生活費。

何以作者要選擇這樣的荊棘之道，而不接受國立師範大學的保送呢？因為在蘭嶼的國小所見到的漢人老師或政府的軍人、警察等讓他極度失望，再加上臺東高中的歷史老師竟讚許「以夷制夷」的懷柔政策；對他來說，師範大學所實

施的就是將「原住民」半漢化、強加灌輸漢人價值觀，並且切斷民族與生態環境臍帶的教育。因此，拒絕去讀師範大學，是出自作者捍衛達悟族尊嚴的民族精神，也可說是他無言的抗議。

經過四年的努力，他實現了念大學的夢想，但也在其後的大學與社會生活當中，對自己的認同與根源開始產生懷疑。雖然本書完全沒有提及，但1980年代末期，正好是原住民族權利運動及反核廢運動在臺灣民主運動的浪潮下興起之時；原住民作家們在這樣的背景下發起了「回歸部落」運動。本書記述了作者回到蘭嶼之後，為了「尋覓島嶼符碼」所過著的生活；所以對夏曼·藍波安而言，「回歸部落」運動之後所經歷的，正是這段「尋覓島嶼符碼」的歲月。

文學研究者、佐藤春夫紀念館館長辻本雄一先生在一篇論文中，比較了夏曼與中上健次的文學作品，他提道：

《天空的眼睛》裡面有關捕飛魚的描寫，相異於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我倒覺得較接近中上健次描寫工人滿身是泥地揮舞著鶴嘴鏟的那種寫法。那是一種人與對象物合為一體，人融入對象物之中、不分你我的通透感，我認為這兩種筆法非常類似。或許也可說是相異於西方發想的，能與之抗衡的一種筆法吧。¹

辻本先生的評論充分掌握了夏曼·藍波安文學的精髓。中上健次主要寫他熊野老家那些被歧視的部落民的故事，而夏曼·藍波安則描繪蘭嶼達悟族的漁獵家庭或同學們的故事。誠如辻本先生所指出的，夏曼的書寫是將飛魚、鬼頭刀與浪人鯨擬人化，也就是將物種與作者合為一體的細緻描繪。這種寫法從處女作《黑色的翅膀》（1999）以來，始終如一、未曾改變。而這乃是源自於他的生態觀與信仰，亦即將魚類與人類視



伐龍骨木的作者

為生命共同體；而這種與近代文明的一元性及暴力性的價值觀相抗衡的文學，正是夏曼·藍波安文學的特色，同時也是其一大魅力。

作者在建造第三艘拼板舟時，他的叔父來到家裡探望「我（作者）獨自在山裡的伐木成績」，叔父這麼說道：

「今天，船的龍骨回你家，你靈魂先前的肉體是知道的，這都是已經證實了你沒有變成漢人，你抓的魚告訴我，海浪已經熟悉了你身體的味道，就像浮游生物帶來魚群。你是我們家族寫漢字最好的一個人，你把浮游（旅行）的旅客引進我們的小島，你卻在大島與小島之間不停浮游，追逐我這個時代沒有萌芽過的夢，你也滲入山林飛斧、你也在海浪波濤揮舞槳葉，展示你在野性環境求生的努力，也在文明人的書海求智，我把它放進心裡休息，我感覺有數不清的喜悅。」（頁428-429）

就這樣，夏曼·藍波安終於被叔父認可為達悟的男人。而這正是作者自小學四年級以來一直想要追逐的大海之夢的實現。

與「山林樹魂」和「海裡魚精靈」相遇，這正是與蘭嶼的自然生態環境相通的「符碼」。對達悟族而言，最重要的食物就是，男人以拼板舟捕獵的飛魚或鬼頭刀等魚類，以及女人在田裡種植的芋頭等作物。

父親曾向日本人類學家說明達悟族的生態觀，謂「這一條線是從深山到部落，到灘頭再延伸到海洋」。本書所描寫的，正是一個現代達悟知識分子如何追尋，並且在生活中體現此種生態觀的「英姿」。

在作者的祖父或父親的時代，達悟族的人口僅僅一千五百多人，現在已增加近三倍，不過也不到四千五百人。從這種少數民族中孕育並誕生的夏曼·藍波安的文學，實在是人類的奇蹟之一。☒

1. 辻本雄一，〈熊野からみる佐藤春夫と中上健次〉，《熊野学研究》第5號，2007.06。